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五

宋樓昉編

兩漢文

兩都賦序

班固

讀兩都賦序則知詞賦之作亦可以觀世變
非一切鋪張誇大之謂也本朝吳處厚賦評
唐說齋中興賦序亦得此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

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
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
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
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
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
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
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問作或以抒臣與切下情而

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

張慮切

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

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

彼永反

焉與

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矣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

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

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

音峻

城隍而起苑

固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矜顧而盛稱
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
所眩音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西都賦

班固

所謂極衆庶之所眩曜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上聲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賓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峭之阻表

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音耶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

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

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烏駝切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

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

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晞音希秦嶺

職俄音北阜挾

胡蝶切

灑灑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

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

故窮泰而極修建金城之萬雉呀

呼遼切

周池而成淵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

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

音田

城溢郭

旁流百塵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

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

姜鄉曲豪舉遊使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

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
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
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
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
內厥土千里卓犖

力角切

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

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郭

音戶杜

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

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

古亂切

以九峻

子紅切

陪以甘泉

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

古亂

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

音亦綺分溝塍

音乘

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

穀垂穎桑麻敷荼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

胡對切

渭洞河

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

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

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徃徃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

宛

於表切

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

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

據坤靈之正位放

膚周切

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

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竒抗應龍之虹梁列

音分棨

音老

以布翼荷棟桴

音數

而高驤

音相

雕玉瑱

土見切善作瑱

以居楹

裁金壁以飾璫

音當

發五色之渥彩光燭

是左城

倉則反

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

虞

音巨

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

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

閑

館煥若列宿紫宮

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

茲不可殫

丹音

論增盤崔

族回切

嵬

五回切

登降照爛殊形詭

軌音

制每各異觀乘茵

音因

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

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蒞若椒風披香發

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

呈材牆不露形裛

於業切

以藻繡絡以編

一本作綸

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缸銜壁是爲列錢翡翠火齊

慈計切

流耀

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鈿

音扣

砌玉階彤庭

磳

而充切

礧

戚音切

綵

直利切

緻

直利切

琳

音

珉

音

青

瑩

珊

瑚

碧

樹

周

阿

而

生

紅

羅

颯

蘇合切

纚

新綺切

綺

組

續

紛

精

曜

華

燭

俯

仰

如

神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

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

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

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

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

敦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

明金馬著作之廷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

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平聲

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音衛衣章切

闕音淹尹闕寺陞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徽音叫道綺

錯輦路經營脩塗一本作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

光而亘長樂陵燈一本作燈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

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岫慈遜

切牛條切峽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

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

馭

蘇合切

娑

蘇可切

洞杙

烏詣切

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

激日影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音逸雲

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琴音分楣音眉雖輕迅與漂音匹狡

猶愕音五各切眙音勅吏切而不能階攀井幹音寒而未半目眩音胡

音切轉而意迷捨櫺音靈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

音况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音烏窅音他而不見陽排飛

闢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

太液覽滄海之湯湯

音傷

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蔦蔦

七羊切

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

木叢生巖峻峭

自由切

崒

蔥律切

金石崢

仕耕切

嶸

音宏

抗仙掌

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塏

一本作塏

之混濁鮮顛

胡果切

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

徒旱切

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

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寶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苦華

切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

毛羣內闡

音田

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

虞人理

一本作修

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

音浮

網連紘

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

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艷

音豐音部音浩

歷上蘭六師發逐

百獸駭殫震震爚爚

音藥

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

蹂躪

汝九切

躪

九振切

其十二三乃拘

於六切

怒而少息爾乃期

門飲

且利切

飛列办攢鍤

音候要

腰

趺

音決

追蹤鳥驚觸絲獸

駭值鋒機不虛倚

已音

弦不再控

空音

矢不單殺中必疊雙

颼颼

撲音

紛紛矰

曾音

繳

酌音

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

赤勇士厲猿狖

夷秀切

失木豺狼懾

章獵切

竄爾乃移師赴

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

似音

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

折制倚

几音

僂

妙匹切

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豆音

徒搏

博音

獨殺挾

師豹拖

徒可切

熊螭

勅高切

曳犀聲

鯉音

頰象羸超洞壑越峻

崖

宜音

蹶

乍監切

巖巨石頽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

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揚之榭覽山川

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于卦切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

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音祚陳輕騎以

行魚

自茅切

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

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

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音宜茂樹蔭蔚芳

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于獵切猗猗若摛勅離切錦與布繡

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胡殺切鷓鴣交貫倉切

鵠

括鵠

保鵠

鵠

五激切

鳧鷖

鳥分切

鴻鴈

朝發

河海

夕宿

江漢

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輦

上眼切

輅登龍舟張

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

連濫切

淡徒敢切浮

擢

直救切

女謳鼓吹震

音真

聲激越營

呼宏切

厲天鳥羣翔魚

窺淵招白鷗下雙鷓揄文竿出比目撫鴻量

衝

御矰

曾

繳

酌

方舟並驚

務

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

普

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涉歧雍宮館所歷
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
祐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

都相望音亡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古大切畝商修族世之所

嚮以六切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

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
徧舉也

東都賦

班固

所謂折以今之法度當合兩篇兼看

兩賦大抵前篇極其鋪張後篇從而收斂前

篇已爲後篇折難之地以周比並秦彼此相
形優劣自見十分折難得倒更主張西都不
得了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矜夸宮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
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寶位由數朞
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入聲勢而獻

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
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
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
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音桓樞音孚郭音孚罔遺室原野
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
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平聲乃致
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

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

音真

遂超大河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

盜滌

音狄

體元

立制繼天

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

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

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而已哉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

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

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
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
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
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平聲之上
儀修袞龍之法服鋪平聲鴻藻申景鑠傷酌切揚世廟正雅
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
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
總八方而為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
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一本流泉而

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

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音搜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音駢嘉車攻采吉

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音坑華鍾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琴

林麗

和鑿玲瓏天官景從

音威威盛

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

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

鋌

音琴

雲羽旄掃霓旌旗

拂天焱焱

翊念切

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欲

荒合切

野歛

普問切

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

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

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

不睨

音第

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

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音苑餘足士怒未

漆

音薛

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

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四夷而抗

稜西盪河源東澹

徒敢切

海澹

音純

北動幽崖

音宜

南曜朱垠

音銀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

未臣莫不陸贍

章涉切

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

昌春王三朝

涉嬌切

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方之圖

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

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壘班玉觴嘉珍御太

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

苔耕切

鈞

呼萌切

管絃

于獵切

煜

音育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

舞八佾韶舞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傑音禁侏音賣

兜

丁侯切

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

烟

音因

煜

於群切

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

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
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
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
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
織_{任音}紵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織美而不服
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_{常利切}欲之源滅廉
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

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

音說

下舞上

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謹
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
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子之春秋
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
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
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秦嶺九峻

則工切

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

河汴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
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
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
習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有闕而
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雙切然失
容遂巡降階徒頽切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
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
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

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
曰

明堂詩

於

烏音

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
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商音

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

婆音

國

老乃父乃兄抑抑皇一本作威儀孝友光明於音烏赫太上示
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
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蓊蓊庶草蕃音繁廡音武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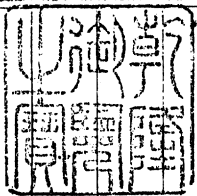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許切浮雲寶鼎見兮色妖

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
永延長兮膺天慶





崇古文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八

六至

詳校官在中允_臣瑋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_臣李玉瓚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六

宋樓昉編

兩漢文

封事

劉向

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處是何
地位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
人不同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
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
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
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

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
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
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
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螽蟊螟螽午並起當是
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

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鹿鹿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絲共工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謹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駁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

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
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
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
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
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報友人孫會宗書

楊 惲

楊敞子太史公外孫宣帝雖刻深取禍亦有

自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
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
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
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
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

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
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
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
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

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炆斗酒自勞家本秦
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
耳熱仰天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聲平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湏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古袖低印頰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
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
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
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
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擇賢疏

王嘉

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
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
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

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太守匈奴
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
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
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
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傅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
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
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更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
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
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
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
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監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

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
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崇古文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七

宋樓昉編

兩漢文

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

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
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
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
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
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
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
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

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
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徃徃頗出皆諸子傳
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
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
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
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
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
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
未發孝成皇帝憫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
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
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憫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續揚業亦憫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

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

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三國文

出師表

諸葛亮

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二國未

識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
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付託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

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
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君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
宜自謀以容諷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
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
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
馬玉闔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
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

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臨沮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翰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六朝文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此書當兼任安會宗孟容三書看規模布置
雖同然心曲間事自有各別子長未免豪放
楊惲未免忿怨子厚未免文飾此書自始至
末似無不平處須是子細詳味方見得文通
託此自雪若悲惋愴之態當於恨賦見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
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
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
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
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
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

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預三五賤伎之末大
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
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
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
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
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

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
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
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
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
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
官焉能自免若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
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
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

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
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竒節之人燕趙悲
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滎光塞
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
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菟不愧於沈首鵠亭之
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北山移文

孔稚圭

建康蔣山是也周顒所隱之地此篇當看節
奏紆徐虛字轉摺處然造語駢儷下字新奇

所當詳味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
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
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迺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徃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鬼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推絕無與歸石徑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風本送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
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

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壘頽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
逋客

崇古文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宗古文訣卷八

宋樓昉編

唐文

昌黎文集序

李漢

退之諸生或為祭文或為行狀淺深踈密居
然可見漢乃其壻也故為序云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蕭司馬氏以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藜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厯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蹕奔泣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
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
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

爭臣論

韓愈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
范司諫書相兼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入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

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
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
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政視政之得失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
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

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
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
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
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
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
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
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
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
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
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

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豈不知自安

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
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
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
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
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
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

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祭兄子老成文

韓愈

文字反覆曲折悲痛悽惋道出肺腑中事而

薰然慈良之意見於言外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
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
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
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
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
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
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少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

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
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
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
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
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
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為
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

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徃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

全
卷八
六
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
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
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
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
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
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
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

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徃徃而劇吾曰是疾也
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
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
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
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
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
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

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
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
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
耶其不知也耶

原道

韓愈

詞嚴意正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
繩貫珠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

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

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令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
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
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
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
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

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韓愈

曲盡人情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
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

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亦
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
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
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
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己廉乎其於人
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

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
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
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忌之謂也急者不能修而忌者畏
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
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
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
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贈張童子序

韓愈

想得一時諸公所以贈童子者必無此等說
話惟褒美耳張童子得此一鞭安得不益進

於善陳無已荅邢居實書可參看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
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
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
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
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

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
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文人以
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
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
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
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
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

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南海神廟碑

韓愈

叙事狀物之妙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

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普故切悸其季切故常以疾為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音籍

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
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
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
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
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
音博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
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
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

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音冀

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

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

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音駕蜒蜒音延來

享飲食闔廟旋臚音盧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音切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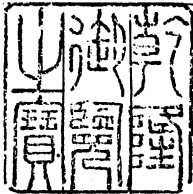
藹於蓋切鏡鼓嘲轟高管噉諫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

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
滅人厭魚蠊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
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具時
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
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
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八萬二千斛賦

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加西南守
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
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
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
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
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令南伯吏愴不

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佑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
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
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



崇古文訣卷八